

听不到半点声响,没有发胖的仪式  
大地的馈赠,总是悄然进行  
渴死的泥土,被救活,吐出清香  
绿芽挑破毒咒,时光恢复元气  
果实爬上生命的枝头,饥饿不再狂笑  
乱石堆中,走出花仙子  
腐烂的木头,孕育出蘑菇王子  
赤裸的群山,又长出羽毛和翅膀  
飞得很高,大地掏出更多的力量  
还有慈爱,献给消瘦的城镇和村落  
可依旧听不到半点声响  
关押于荒凉的人们,骨头涂满色彩  
喉咙里甩出一曲茂密的歌谣  
大地以静默回应,不喜,不惊  
与风霜的下一场对决,也许更残酷

## 观云

暂且告别生活的裂痕,告别忧伤  
连同告别盛开在骷髅上的鲜花  
在宁静的旷野,紧抓着长长的鹤鸣  
云彩没有携带锋利的闪电  
暗色、沉重、叹息,埋在天空背后  
以风为翅,飞过旧事的冷墙  
自由变换姿态,自由聚散  
愤怒和嫉妒,锁不住超然的灵魂  
地上失踪的人和物,在云间重现

只是模样与之前有所不同  
比如不幸者的面容不再堆满苦难  
比如羊群像狼一样四处奔跑  
比如沉默千年的岩石开口说话  
那云,似曾相识,在头顶停留片刻  
我心领神会,感觉异常轻松  
起身,返回闹市,拼装零碎的真实

## 传说里的爱情

那时河水很清,能洗去夜的黑  
还能洗去世俗的干扰和魔鬼的诅咒  
那时月亮可以作为信物,不管圆缺  
梦中伊人,从来不会走丢  
那时一首歌谣足以温暖一辈子  
那时一颗心只装得下一个人  
那时风吹不乱蝴蝶的翅膀  
那时雨冲不走花朵的守望  
那时选定的巨石,正面刻着生  
背面刻着死,谁也不会偷偷篡改  
那时,好像就在昨天,又好像在  
昨天的昨天,伸过去的手,沾满冷泪

## 朝山

顺着曲折的小路往上走,三步一拜  
拜大地的心跳,拜天空的高远和湛蓝

草木是菩萨的化身,石头是罗汉的硬骨  
膝盖下埋着舍利子,埋着生命的开关

当从山脚抵达山顶,身子轻如白云  
心净如露水,伸手便可摘下丽日和星光

## 葬鱼记

三条鱼,弃世而去,水哀哭  
弃世的三条鱼,葬于花盆  
保持游动的姿势,泥土温暖  
蚯蚓爬出来迎宾,喉咙里有乐曲  
阳光正好,不钝,也不锋利  
没有遗言,带有缺口的鳞片  
一并埋葬,心生恶念的网兜  
被饥饿和荒凉包围,骨头有裂痕  
葬礼在一句明亮的诗中举行  
销毁悼词,抹掉悲伤的色彩  
将虚伪的眼泪,阻挡在新时光之外  
一切过往,被轻轻地覆盖  
来年春天,葬鱼的花盆里  
绽放出三朵硕大的花,超凡脱俗  
样子如鱼,向蔚蓝的天空游去

## 遗忘的邮筒

残墙,还抬着绿色的邮筒  
邮车停在生锈的时代  
许多信,被滞留,有的写给游子

有的写给恋人,有的写给挚友  
有的写给敌人,有的写给天神  
还有好几封举报信,匿名  
有的在英雄的身上泼污水  
有的给仁慈者上刑  
有的把真相涂得难以辨别  
有的要置投胎人间的天使于死地  
等信的人,已移居到尘埃里  
写信的人,也已移居到尘埃里  
尘埃与尘埃之间,隔着几座山  
隔着几片海,隔着茫茫一生  
邮筒的底部,出现漏洞  
这些信,掉在地上,被秋风拆开  
被时间翻阅,集中处理,铲平

## 生命的轻

蚂蚁搬运太阳,从东边到西边  
生命的轻,让每一步行走都很深厚  
蝴蝶冲破冰冷的传说,与鲜花拥抱  
生命的轻,让每一次飞舞都色彩斑斓  
枯叶放下枝头的虚荣,返回泥土深处  
生命的轻,让每一次重生都绿意盎然  
白云割掉阴暗的往事,将天空举得更高  
生命的轻,让每一次剧痛都有所值



## 静默的河流

一条河流在我眼前  
徐徐展开,两岸的鸟鸣  
把我带回不远的童年  
  
一条静默的河流  
静静地,用沉默抓住  
渔家少女风铃般  
动听的歌声,时远时近  
  
透明的心跳开始迷恋  
河面上的一丝波纹,以及  
水面下,暗涌的激流  
还有少女的歌声,慢慢  
走进寂静的心田  
  
一条静默的河流,仿佛  
季节穿起了一袭长裙  
一滴水涌向一滴水的爱恋  
正在大地上展现素雅和洁白

## 奔涌的河流

沿着季节奔跑的脚步  
一条奔涌的河,一路飞翔  
水面上的阳光迷离闪烁  
我的眼睛里满是晶莹碎片

比泪清澈,是盛开的花朵  
暗涌着芬芳。河流铺展开  
两岸的青草伸展着叶子  
等待一颗颗露珠凝在心窝

所有的爱情,都有清水的模样  
所有的爱情,都有清水的质地  
一条奔涌的河,越来越接近  
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呼唤  
接近一份爱情,最原始的传说

## 一群鸟飞过河流

高过头顶,高过寓言  
一群鸟,用鸟鸣点亮一条河  
儿时的回忆,以及一双  
眼睛里天空的翅膀  
  
飞鸟的黄金身影,栖身  
一种透明的飞翔  
白云是一个雪白的音符  
蓝天的幕布,金色的羽翼下  
阳光正在袒露诡秘的内心  
  
牧羊的老者甩响了鞭子  
一条河正在远方动情地拐弯  
谁在默诵着河流的经文  
一只鸟,因为多情  
丢下一根圣洁的羽毛

握在一双眼睛仰望的深处

## 隐秘的河流

鹰,孤悬在一个词语之上  
带来风景和神圣的传说  
大地辽阔至无垠,闪电交加  
站在河岸眺望远方,唯有  
一条隐秘的河,呈现沧桑火焰

草与草盈盈的绿成一曲乐章  
花朵与歌声布满春天的花园  
只有一条河隐秘的心跳  
从梦的边缘走过,走过那  
西风的苍鹰的眼睛里

一条隐秘的河流,当心情  
开始热烈,岁月的岩石之上  
风景以外的风景就是  
一滴水和一滴水叠加的幸福旋律

## 春天的河流

阳光像鸟一样飞翔  
阳光有了比鸟更美的翅膀  
生命接近一种本源的纯真  
而河流,在羽翼下,开始丰满  
  
一双蓝色的眼睛,在河对岸

吟唱着春天的幸福谣曲  
鸟鸣顺着河流向东  
油菜花、青麦苗,多少往事  
就在这一岁一枯中缩小为  
一滴泪和一双眼睛的前世今生

在春天,阳光四射着河面  
爱情顺着河流的方向向东奔涌  
河两岸,年轻的恋人们  
谁的爱情里没有一双鸟的眼睛在闪烁

## 河流载着乡愁

一阵风轻轻地吹过平原  
一条河上,飘满了故乡的老木船  
渔民们弯起腰,渔网上  
结满了鱼和虾,以及一个人  
落寞的寂寂的乡愁

一滴潜在草叶间的露珠  
一枚水做的银器,正在悄悄  
融化一颗怨怒的心  
一阵风把另一阵风吹醒  
呼吸着花蕾的暗语的芬芳

河流载着乡愁向前  
我的心里升起向上的明月  
天涯辽远,清风的誓言里  
一条河寒冷地度过一个季节的困顿



高原坚守的力量  
在黔西南山川间,默默流淌

## 三

他熟知电力网通过的每一座山  
就像熟知自己的家人一样:  
——哪座山会最初漫过春天的新绿  
——哪座山会最先迎来夏季的洪水  
——哪座山会最快铺满秋日的晨霜  
——哪座山会最早遭遇冬日的凝冻  
这些写进巡线日志里的电力记忆  
都深深刻在他的脑海里

巡线包里的测温仪、绝缘棒、记录本……  
都是他巡线路上的亲密战友  
每次从沉郁的暮色里巡线归来  
他疲惫的影子与山影重叠  
被暮色托举在这座高原大地上

## 四

“误差不能超过一毫米”——  
这是每座铁塔淬火的律令  
是无声的电流,穿透黑暗时  
必须保持的精准姿态  
  
带电作业服里,汗水像游走的电流  
正沿着他挺直的脊背悄悄流淌

隔着绝缘手套,扭紧最后一枚螺丝时  
兴义的万家灯火和高原璀璨的星光  
在他长满老茧的掌心  
灼灼发烫

## 五

深夜来袭的寒潮,封锁南北盘江——  
“让我来,我先上”  
誓言在风中撞出携着电流的火花  
带着他体温的探照灯  
穿透严寒,切开冰封的电缆  
绝缘杆挑破结冰的星空  
解开囚禁光明的镣铐  
让抖落霜雪的铁塔,重新站成  
——光明的坐标

扭矩扳手校准的,不仅是螺栓  
更是电力人责任的刻度  
无声的电流正通过他冻红的指间  
漫过千里冰封的高原大地  
温暖千家万户漫长的寒冬

## 六

一根根银线像高原颤动的琴弦  
被狂野的山风一遍遍抚过  
把光明的歌咏在群山间传递  
云贵高原,苍茫大地上

每一座耸立的铁塔  
都是龙福刚这样扎根高原的电力人  
立在山巅与峡谷间的铮铮誓言

曾经煤油灯摇晃的窗口,现在有光  
曾经火把叩问的长夜,现在有光  
黔西南最后通电村兰蛇坡,现在有光  
欢快的电流,顺着银线翻山越岭  
书写着高原永不熄灭的诗行……

## 七

如今,无人机载着他智慧的结晶翱翔蓝天  
在云端俯瞰,守护着电网命脉的安宁  
多项成果专利,在电网系统推广  
如今,光也有了新的形状——  
是数据中心跳动的字节!  
是乡村振兴助推的路网!  
是高原大地跃动的时代脉搏!

龙福刚,高原守光者  
把初心钉在每座铁塔的脊梁  
以生命的执着,雕琢大地的光明  
用火热的掌心,为星星点灯  
让每颗坠落的星光,都沿着电缆  
重返黔西南深邃的夜空  
让永不落幕的荣光  
把整座高原,照得透亮……

在黔西南崎岖起伏的崇山峻岭  
电力网纵横交错,如群山间  
流动光明之脉的血管  
沿着山脊与垭口  
在高原大地上蔓延  
将漫星辰与晨露的光明  
传递到每座寂静的村寨  
传递到每个正在醒来的黎明  
  
有这样一位电力人:  
龙福刚,高原守光者  
以身体撑起光明的坐标  
如暗夜中闪烁的星芒  
在电力事业的征途中,熠熠发光

## 二

他站在高原的铁塔上  
像一枚,嵌入天空的铆钉  
影子被夕阳拉成线路的延长线  
呼啸的风,从他耳边掠过  
带着千家万户的灯火声  
  
自从脱下戎装,二十七年电力人  
早已把岁月炼成线路的铜色  
他把自己活成了电网的一部分  
让每一度电,都带着